

八年过去后，身边的朋友不停提醒她，现在陕北民歌的环境这么热，朝朝你得赶紧再火起来呀！“他们比我自己还着急，要不是他们不停督促，我可能还是会像前两年那样停滞不前。”朝朝也说不清从何时起，她渐渐地迷茫起来。

处于人生瓶颈期的朝朝感喟：“这条路太难，也太孤独了。”讲到这里的时候，屋里的光线已经暗淡下来，18层工作室的窗外，夕阳反射的玫色光笼罩着窗边的朝朝，她的身影显得孤独而沉寂，一如当下她的心境。

朝朝的100多平方米的工作室也是她日常居住的场所，装饰风格与摆满的文学作品、自写的书法作品、艺术摆件、奖杯荣誉证书，还有她喜欢结交的友人、追求的艺术风格等都为她贴上了这座小城里少有的文艺青年的标签。她承认自己在当下小城这样的环境中，不管是现实生活还是歌唱事业，“能与我自己心意相通的人并不多。”

与其他传统的陕北民歌手演出时的着装不同，朝朝的演出服都是时装类的晚礼服或者裁剪独特的潮装。着装如人，她演唱的《山旮旯》《人爱人》等歌曲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陕北民歌，而是被业界称为：陕北新民歌。

其实，如今因她闯出来的陕北新民歌已经被业界认为是自成一派的创新型陕北民歌。在她的影响下，陕北地区出现了王奕洁、海波、马田子、高艳梅等数十位的新民歌歌手。也让业界看到了，当下的陕北民歌不仅有一大批一直在保护和传承的歌者，更涌现出一批大胆求新求变的歌手。恰如西部歌王王向荣所言：“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每个时代的文化人，搞音乐的，搞美术的，写文章的，都应该把握时代的脉搏，站在时代的潮头，跟着时代走。新时代，就应该有新民歌。陕北民歌也一样，只有创新，才能继续传唱下去的生命力。”

朝朝从出道之时，她的作品就选择了全新作词作曲的创新型风格。“我的路难就难在了这里。”朝朝说：“原创作品一定是越做越难，因为审美观会发生变化，尤其是歌者对作品的要求会更高。同时先入为主的东西也会对认可新作品产生影响。这些年的付出、追求、探索，依然有不少问题，更有许多争议。可见翻唱重复易，创作创新难。”

只擅长演唱的朝朝，如果想推出新作品就得自己去找到能创作陕北民歌的词曲作者，这是她自身受限的最大原因。“费用完全得由我自己承担。”最关键的是与创作者之间心意相通的感受，才能让双方找到合作的默契。“他写出我想要的适合我的演唱风格的曲目，我也能通过

自己的演绎完成作者想表达的情感与思想。”

与朝朝在音乐上有过不少合作的陕西省音协名誉主席尚飞林感触很深：“他们这些人天天都在找原创，而且搞原创都是自己掏钱，他们是用生命唱歌的，非常艰难。但这样的音乐和哲学是有关系的，它实际上是很牛的、很哲学的。”

正是因为找到了几位这样的音乐创作人，朝朝刚出道时就能将自己的陕北新民歌一下子唱火。“但他们也不是只创作我这种类型的曲目，比如，薛锐老师他有自己其它类型音乐的追求。其他老师各有各的事业，或者也有灵感不畅的时候。”

朝朝最迷惑的是这几年，抖音、快手等等这样的短视频传播方式。当她还迷恋前些年数万元精心制作的整首歌曲MV过程的时候，突然发现当下竟然很少能找到完整播放一首MV的平台，观众也很少有还能将整首歌曲MV观看完的耐心。那种几十秒的碎片化的播放，流量却惊人。“这种短视频方式让歌手火得很快。”

“观众到底喜欢什么样的歌曲”背后是歌者的自我审视和评判标准。其实去北京等大城市参加国际非遗交流活动或者艺术节的邀请演出的时候，朝朝并不会觉得自己的新民歌与观众的距离存在什么问题。恰恰是在本地的演出中，“很多观众就喜欢传统唱腔的陕北民歌，现场观众高喊的也是那些耳熟能详的老歌。我的这些歌曲比较小众，现场的气氛自然比不过别人。”这令她有时觉得很沮丧。好在，最近不管她去鄂尔多斯草原参加音乐节，还是去煤矿参加慰问演出，观众的反响越来越好。

在她自认是“躺平”的一年多的时间里，选择怎样的陕北新民歌的创作方式？是不是也组建一个小团队，尝试一下短视频传播方式呢？她在思考，也在犹豫。

而十多年前初出茅庐的朝朝，并没有想到这么多，那时她只想唱自己想唱的歌曲，走自己想走的路。

## 我一开始并不喜欢陕北民歌

天上的那星星排对对，人人那个都有个干妹妹，骑上那个骆驼峰头高，人里头就数咱二人好

——《人爱人》

一个人选择怎样的艺术语言，很多时候归根到底关乎性情与思维方式。1990年，本名李朝霞的朝朝，出生在一个陕北民间艺术之家。父亲李三平是榆林有名的省级非遗唢呐传承人，她的哥哥、姐姐们从小跟随着父亲学艺。父亲对这个最小的女儿反而有些放任。小的时候，家人们出去演出，她也是玩耍式地随父亲哥哥姐姐们一同上台。观众们惊讶地发现，这个小女孩不仅不